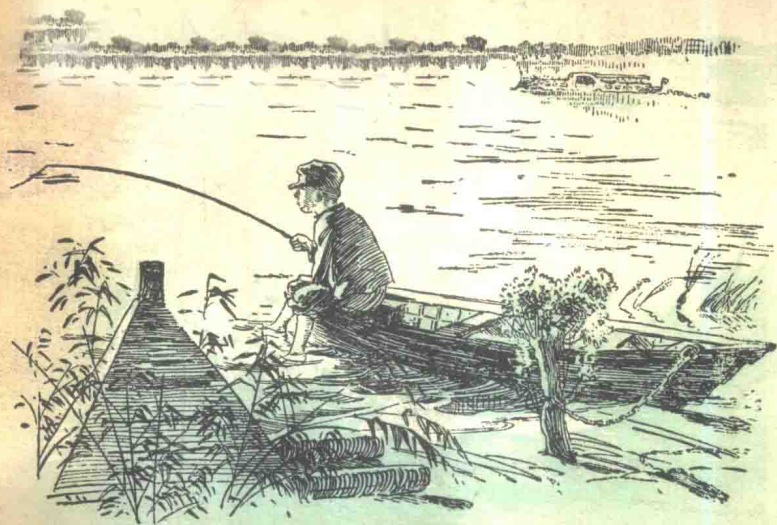




# 瓦西里柯的故事

〔苏联〕奥·董谦柯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 瓦西里柯的故事

[苏联烏克蘭]奧·董謙柯著

俄譯者：伏·彼契爾斯卡雅

中譯者：子 叢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57年·武漢

## 瓦西里柯的故事

(蘇聯烏克蘭)奧·董謙柯著

俄譯者：伏·彼契爾斯卡雅

中譯者：子 翥

插圖者：格·卡里諾夫斯基

封面設計：帕·奧斯索夫斯基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湖北省地方國營新生公司印刷廠印刷

850×1168 1/32 開·6 3/8 印張·150,000字

1957年12月 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100

統一書號：R101.07.95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苏联农村青少年日常生活、学习和劳动的中篇小说。作者以苏联战后大规模的农村建设为背景，生动有趣地描写了几个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农村、热爱学习的青少年；而集体农庄主席的儿子瓦西里柯，便是其中的典型。他的勇敢精神和对建设事业的深切关怀，大大感染了工程师的儿子伊果尔，他们两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为了帮助母亲进行艰巨而迫切的工作，瓦西里柯在德聶伯河上与自然灾害作顽强的斗争，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到底，保证了任务的完成；在炎热的夏天，他冒着烈日在建筑工地上给人们送茶送水，协助他们进行工作；在河水决堤的紧张关头，他冒着大雨敲钟报警，直到筋疲力尽也还不肯罢休，使全村的人们能够及时出动，抢修堤坝。

此外，作者还描述了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农村的恢复和建设；更重要的是，作者着重地描写了工人和集体农民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和兄弟般的友谊。

ОЛЕСЬ ДОНЧЕНКО

ВАСИЛЬКО

ПОВЕСТЬ

ПЕРЕВОД С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В. ПЕЧЕРСКОЙ

РИСУНКИ Г. КАЛИНОВСКОГО

ОБЛОЖКА П. ОССОВСКОГО

ДЕТГИЗ—1953.

---

本書系根据苏联国立儿童出版社1953年俄譯本轉譯

## 目 次

|                     |     |
|---------------------|-----|
| 瓦西里柯·····           | 1   |
| 父亲·····             | 10  |
| 新朋友·····            | 18  |
| 海貝帽·····            | 32  |
| 馬齐尔达·····           | 44  |
| 道基依卡——消灭象鼻虫的能手····· | 48  |
| 伐木者·····            | 66  |
| 带着嘩唧棒的狼·····        | 80  |
| 茅舍里的姑娘·····         | 88  |
| 筏上·····             | 97  |
| 妹妹·····             | 111 |
| 島上的坟墓·····          | 116 |
| 进城游覽·····           | 123 |
| 新房子·····            | 141 |
| 暴风雨之夜·····          | 144 |
| 爭論·····             | 153 |
| 河渠·····             | 158 |
| 海洋般的麦田·····         | 167 |
| 西瓜·····             | 175 |
| 鐘声响了·····           | 179 |
| 欢庆的日子·····          | 192 |
| 关于作者·····           | 199 |



## 瓦西里柯

在潮湿的沙子里，深深地栽着一根柳木桩。弯弯曲曲的新枝嫩芽，从柳木桩的顶端向四面伸展着，远远望去，就好象有人在闹着玩，把一顶宽边的绿色帽子挂在一根木棒上。

木桩上缠着一根链条，链条的另一头系住了用木板拼成的轻便小船上的铁环。

一个八岁的男孩瓦西里柯在小船上坐着钓鱼，一双赤脚垂在水上。他戴的那顶帽子，给太阳晒得褪成了一种说不上来的颜色，帽檐也打中间折断了；他的裤腿卷到了膝盖上，还用一根小带子扎了起来。不久以前，这条裤子还用亚麻布吊带吊在孩子的肩膀上，可是当瓦西里柯一满了八岁，他就认定，一个成年人还用吊

帶是不合適的。

至于這頂帽子，在一個月以前還是嶄新的，帽檐象鏡子一樣閃閃發光。可是，如果暴風雨般的孩子生活一下子就把乾淨的襯衫弄脏，或者把嶄新的帽子弄壞了，這又叫人有什么辦法呢！

也許你們會以為瓦西里柯不喜歡新帽子吧？假使你們能看到，當他爸爸從集市上給他買來這頂帽子的時候，他是怎樣地高興得跳了起來就好啦！假使你們能看到，為了使帽檐更亮，他是怎樣地吹去帽檐上的灰塵，並且怎樣時時刻刻地用袖子去擦它就好啦！

瓦西里柯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有一次，他竟把一些大蝦裝在這頂帽檐發亮的帽子里帶回來，後來又把帽子掉在水洼里，再稍後，又把它忘在外面了。（而這却符合那只該死的小狗謝爾科的需要：它開始盤着帽子玩——輕輕地咬它，用爪子揉它，好象這是它的玩具，而不是帽子似的！）

弄壞了帽子倒是小事情！更糟糕的是瓦西里柯的眉毛也被德聶伯河上的太陽曬脫了，曬得褪了色，以致叫人弄不清楚這到底是眉毛呢，還是從一只不當心的母雞尾巴上拔下來的白色羽毛。

現在只有他的眼睛還沒有失去光澤。這孩子的眼睛是深褐色的，活象兩顆沾滿了早晨露水的熟了的櫻桃，閃閃發光。你望着這孩子的眼睛，就仿佛覺得有一只敏捷的麻雀馬上要飛上去啄食那最多汁的櫻桃肉似的。

有一次，母親曾經說道：

“瓦西里柯，你到底象誰啊！頭髮是淡黃色的，而眼睛却象是面色淺黑的孩子的。”

瓦西里柯想了又想，然後非常老練而神氣地回答說：

“大概就象我自己吧。”

瓦西里柯今天一吃過午飯就出來釣魚了；他坐在这儿並不舒服，他的一條腿早就麻木了，要是在往常，孩子早就回家去啦。

可是現在決不能走。明天一早，父親就要從城里回來了——他是因公進城去的，——所以瓦西里柯決定，無論如何也要釣些梭子魚回去煮湯。

西方赤熱的太陽已經墜入了德聶伯河，河中間那個遠遠的浮標周圍的水開始翻騰起來，冒出了一股股玫瑰色的水蒸氣。

肥大的梭子魚被釣上來以後，象小老鼠一樣，發出了勉強使人聽得見的吱吱聲，而那些怒沖沖的鱸魚，却是拚命地扭動着身子。

後來，它們還在小船里咚咚地跳了好一陣。

一只珊珊來遲的海鷗，合起翅膀，象塊石頭似地落到了離瓦西里柯很近的淺灘上，以致當海鷗從河里啄出一條小魚時，空氣的颼颼聲和水的潑潑聲，他也聽得見。然後海鷗又裊裊飛起，在河的上空靜止了一剎那，平滑如鏡的水面，映照出了它的每一根羽毛，接着，它拚命地尖叫了一聲，便迅速地飛去尋找那已經下山的太陽去了。

孩子聽見自己的背後有腳步聲。他知道——這是母親來了。

“瓦西里柯，把船里的水舀出去吧。”

嗯，很显然，任何時候沒有他也是不行的呀！

“我的工作就只是往外舀水么……”他生氣地嘟囔道。

其實，孩子感到很自豪的是，母親馬上就要帶他一同去點浮標燈了。他自己也確信，沒有他，母親是對付不了的。

他把釣絲纏在釣竿上，又把魚撿進袋子里去。當母親從崗亭里拿出來了槳和燈籠的時候，瓦西里柯正在用一只鏽了的白鐵盒從船里往外舀水。他沉着地、不慌不忙地干着，一舉一動都模仿着父親的樣子。父親明天就要回來了，他將會看出瓦西里柯是他的一個多么能干的助手。

母親咕咚一聲把槳扔到小船里，又小心地把燈籠放在座位上：

“怎麼樣，瓦西里柯，船漏水漏得很厲害嗎？”

孩子并没有立刻回答，他知道自己的話应当說得有意义——要知道，父亲也不急于开口說話，而是要先想一想。

“早就該給船涂油了。我們这样的船主太不象話啦！”

他沒有注意到，母亲是在怎样地微微发笑：儿子完全是个大  
人啦！

“您拿来的是什么样的一根桨啊，媽媽？应当拿那根綠色的呀。”

“没关系，我的孩子，这一根也挺好：又輕便，又好使。”

母亲解下了小船上的鏈条，把小船撑离河岸。她蕩桨蕩得很灵巧，沒有声音，就象个老行家一样。

瓦西里柯仔細地望着暮色籠罩下的辽阔的水面。已經看不見对面的河岸。肉眼只能勉强望見那边一片昏暗模糊的地带。但是晚霞还没有消失。在太阳沉到河里去的那个地方，有一道道奇异的反光在飄搖蕩漾，象一陣微风似的胆怯而柔和。

不知是一只什么大鳥打小船上空低低地飞了过去。

“这是什么呀，媽媽？”

“这是鷺鷥，孩子。它在往島上飞，回家去。”

“那儿有它的小鷺鷥嗎？有嗎？”

孩子在想象着那些小鷺鷥的情形。它們孤零零地待在蘆葦丛里等待着母亲，想必是觉得很害怕的。……他的背上不禁打了一个寒顫。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新的問題引起了瓦西里柯的关心：

“媽媽，这是鷺鷥，可是鷺爸爸在哪儿呢？”

“誰？你說什么？”

“喏，我說鷺爸爸呀，小鷺鷥的父亲在哪儿？”

他母亲用微笑代替了回答，于是瓦西里柯明白，大概是他說了什么不对头的話。他气得一声不响了。

但是，可以长久地生母亲的气嗎？

瓦西里柯还在怏怏不乐地瞅着母亲，可是母亲却那么快活地对他微笑着，她的眼睛是那么明亮，她划船划得是那么輕快，以致使孩子忘掉了自己的委屈。他想起了母亲昨天在俱乐部里，在业余的文娛晚会上唱歌的情形。瓦西里柯坐在第一排。母亲一上台就看見了他，看見了自己的小心肝，她快活地微笑着，笑得象現在一样。

然后，她开始唱道：

Віють вітри, віють буйні……<sup>①</sup>

这时大厅里靜得使瓦西里柯連自己心脏的跳动也能听得見。

母亲唱得多好啊！当她唱完了歌的时候，全場一致热烈鼓掌，掌声震得耳朵里嗡嗡直响。而拍手拍得最起勁的，当然是瓦西里柯。

繼母亲之后唱歌的，是赫利斯嘉，也就是那个当工作队长的姑娘，她种的西瓜送到展覽会上去展覽过。这又怎么样呢！赫利斯嘉的西瓜的确长得大，可是論唱歌，可不知道她比母亲要差多少倍。集体农庄的庄員們都說瓦西里柯的母亲唱得要好些，甚至連契烈姆欣納爷爷也掉下了眼泪，然后搖着头說：

“我也曾經做过青年人哪！”

然而这是什么喊声呢？

“啊嗨——嗨！”

瓦西里柯赶快四下望望。发现有一个龐大而不整齐的、远远望去象是一堆干草的东西，在向小船逼近过来。这是渡船——是一艘被平台复盖着的大船。平台上有一輛大車和两匹馬，人們在周圍走动著，交談著。两个年輕小伙子在用又长又粗的船篙撐着河底，把渡船往前撐。

① 烏克蘭文：意思是：大风吹，狂风刮……。——譯注。

“讓开路啊，加林娜嬌嬌！”他們中間有個小伙子向瓦西里柯的母亲开玩笑地喊道。“咱們會撞船！”

瓦西里柯認得，這是盧卡什，正是那個在集體農莊里進行各種選種試驗的人。有一次，他送過一只活刺猥給瓦西里柯，從那個時候起，孩子就認為盧卡什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盧卡什叔叔！喔——喔——喔！”孩子忽然向他喊叫。“我也在這兒呢！”

“加林娜嬌嬌，您那兒是一只什么样的公雞在喔喔叫呀？”盧卡什應聲問道。“把它送給我們晚飯做湯喝吧。”

“不，我不送，”瓦西里柯的母亲回答道。“舍不得：它的聲音怪宏亮哩。……”

盧卡什又說了些什麼（瓦西里柯沒有听清楚），渡船上的人們都哈哈大笑起來。

這是在菜地里種完了白菜的工作隊，從德聶伯河對岸回來了。

左邊的遠方有一片小地帶顯得黑壓壓的。那是一個島。毫無疑問，那只鸞鸞就是飛到那兒去了，飛到它的窩里去了。

島上有一個深湖，湖里有許多很老的狗魚，象謝爾科那樣長着滿口牙齒。島上的草長得非常高，草叢里躲着狐狸、鷓鴣和野兔。那兒的橡樹粗得十只胳膊也抱不住，樹洞里栖居着貓頭鷹。那兒還有只狼，難道你們沒有看見嗎？

可別以為這是一只普通的灰狼。不，這是一只很特別的狼：它的尾巴上帶着一根噼啞棒。這的確是實話，決不是瞎扯！因為關於這只狼的事情，是齊木柯·庫里巧克對瓦西里柯說的。齊木柯就是那個放鵝的，也就是那個玩“击木棒”遊戲玩得最好的孩子。這個齊木柯從來不撒謊。他這樣說過：“要是我撒了謊，就讓我的舌頭爛掉。”而他的舌頭一點也沒有爛。

潘納斯·加杰布拉叔叔在洞里捉到了一只很小的狼崽子，在

它的尾巴上綁了一根嘩啞棒。但是这只小狼在冬天里逃到島上去了——哪一个敢去找它呢！現在它长大了，可是嘩啞棒还一直綁在它的尾巴上。它变成了一只非常凶恶的狼——时时刻刻在寻找潘納斯叔叔，想报仇。这只野兽总在挨餓——它既不能悄悄走到野兔或者小鳥跟前去，又不能偷偷爬过去：因为嘩啞棒会响。

这个島就在德聶伯河的当中，离集体农庄有两公里。瓦西里柯一次也沒有到那儿去过，但是他覺得，这个島上充滿了激动人、誘惑人的秘密。

島上有个坟墓，里面躺着一个年輕的战士。他是游击队员，曾經抵抗过法西斯匪徒，保卫过祖国的領土。人們常常說，在这个坟墓上，密密地盛开着紅罌粟和白雛菊，就好像有一个很細心的人，用手在那儿摊开了一条綉花巾。坟上还矗立着一棵蒼勁的柞树，守护着战士的安謐。晴天里柞树的叶子溫柔地切切私語，但当暴风雨襲来的时候，老柞树就咆哮怒吼起来，仿佛在威吓那凶恶的敌人。……

沉重的渡船打旁边滑了过去，在濃濃的暮靄里，它似乎漸漸膨脹而后又徐徐消失了。

小船划到了在浮座上輕輕搖摆着的浮标近旁。母亲点着了灯笼。有一条大魚，由于害怕亮光，在水里嘩地一声游开了。

瓦西里柯从船舷上探出身子，向河底深处望去。河水已經是黑色的了，完全黑了，一个个金黃色的圓球在水里抖动着。啊，星星！

如果結一張小网，把它撒到德聶伯河的深处去，那又会怎样呢？

孩子自己也很明白，誰也不能用网捉住星星，但是他很想相信，星星已經給縛在他的袋子里了，他要把它拿去給齐木柯看。这可真要叫齐木柯惊奇的！

在小船駛过的地方，現在到处都閃爍着綠灯和紅灯。瓦西里柯凝視着那一片黑暗、沉默的河岸。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一只灼热的眼睛在摆渡的标杆上眨閃着。

現在勉强可以看見一道細浪把小船推向一旁。母亲放下了桨，仿佛楞住不动了。既沒有水濺声，也沒有別的响声。……瓦西里柯感覺到，有一种迷人的靜寂一直渗透到他的心里。

突然間，远方响起了一陣粗浊、低沉的汽笛声。那声音打熟睡的河上滚过来，于是一切又立刻活跃起来了：微风吹，波浪翻，小船搖晃了一下，母亲急忙轉身拿起了桨。

远处出現了灯光。瓦西里柯知道，这是一艘輪船从島那边开来了。“恰普—恰普，恰普—恰普……”的声音，沿着寂靜的河面从远方漂过来。

“媽媽，咱們等一下吧，”孩子央求道。

灯光越来越近，响声越来越大。岸上什么地方发出了回声：“恰普—恰普，恰普—恰普……”

輪船在眼前变大了，活象一所灯火通明的房子。瓦西里柯可以清楚地看見船仓上灯光照亮的窗子，里面閃現着人們的面龐。他看到了船桥上的船长和舵手。有一刹那，水的响声把孩子的耳朵都快震聾了。波浪把小船高高抛起，瓦西里柯伸手抱住了母亲的膝盖。

灯火輝煌的甲板上，出現了一个小小的身影。瓦西里柯看見，这是一个穿海員制服、戴着有飄帶的海員帽的男孩。那孩子看見波浪中的小船，就俯在栏杆上喊了些什么。

輪船打旁边开过去了，但是不知怎的，甲板上那个陌生的孩子却打动了瓦西里柯的心：难道他也是海員嗎？他喊的什么呢？

瓦西里柯心里产生了一种模糊的羨慕之情。那个孩子既然住在輪船上，那他一定是海員，也許甚至还是舵手。他在整个德聶伯河上航行着——从这头到那头——看到了父亲从前談起过的那

些地方。現在他正在駛向一個大城市，那兒的房子非常高，要是從下面抬頭望上去，帽子非從頭上掉下來不可。

小船轉向河岸了。瓦西里柯的臉朝上仰臥着，把雙手墊在頭下面。星星象叮當作響的小蹄鉄一樣撒落在他的身上，蓋住了他的胸脯、兩腿和整個面孔。他竭力想把它們抖下來，可是他已沒有力氣動彈了……

一陣輕微的震動使得瓦西里柯驚醒過來了。他明白，這是小船划到岸邊的沙子上了。

“到家啦，孩子，”他聽見了母親的聲音，並且看見了她那模糊的身影。

母親把小船系在木桩上，然後扛起槳向崗亭走去。

“媽媽，您真象個扛着槍的兵，”瓦西里柯用昏昏欲睡的聲音說。

他在小船里摸到那只又濕又涼的裝魚的袋子，就跟在母親後面回去了。

崗亭很狹窄，但只好暫時住在這兒。法西斯匪徒把房子燒掉了，新的還在建築中。

不過瓦西里柯覺得住在這兒也不錯。他津津有味地聞着樹脂、煤油和在白晝里曬熱了的木板上散發出來的松脂的濃厚氣味。在這種氣味里面，還混合着使人喉嚨發癢的干草的芳香。

他睡在屋角里，睡在鋪着一塊粗布的干草上。這是一張多么奇妙而舒服的床鋪啊，它對給太陽曬了一天、給蚊子咬得尽是疙瘩的疲倦了的身體——孩子結實健壯的身體，該是多么溫存啊……。

瓦西里柯在那鋪着粗布的干草上躺下以後，就沒有力氣起來啦。

“媽媽，您把袋子挂在釘子上吧，免得小貓偷偷鑽進去。”

“能幹的孩子，釣了这么多的魚！”他聽見了母親的聲音，這聲

音仿佛是从那堵无窗的墙壁后面传来的。

母亲正在门口刮鱼鳞，时时得把小猫赶开。

“媽媽，講个故事好不好？”他悄悄地笑了：在入睡的时候，听着母亲有节奏的話語声，該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啊！“不过要講一个可怕的，頂可怕的。”

“嗯，当然要講一个可怕的。”母亲回答說。

一只蚊子在瓦西里柯的耳朵旁边嗡嗡起来，好象在扯一个小絲网。后来这个网一下子給扯破了，因为蚊子已經落在瓦西里柯的前額上默不作声了。蚊子怎样咬他，母亲开始給他講了什么样的故事，瓦西里柯已經听不見了。穿海員制服的那个孩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握住了他的手，于是两个人一道儿高高飞起，飞翔在那些老柳树的上空。德聶伯河远远地在下面閃爍了一刹那，可是所有的一切立刻就又全都不見了，消失了，熄灭了。

月亮升上来了，月光畏縮地斜照着睡熟的孩子的面龐。

## 父 亲

瓦西里柯的父亲彼得·馬克西莫維奇在中午回来了，那时太阳已經把大地晒得象蒸籠一般。他滿身尘土，面孔黝黑，一下卡車，便立刻喊道：

“瓦西里·彼得罗維奇，我們到卢卡夫河去吧！”

他想拥抱母亲，可是母亲揮着双手，笑着說：

“看看你这副样儿多可怕！去洗洗臉吧。”

瓦西里柯很喜欢父亲叫他瓦西里·彼得罗維奇。就算这是开玩笑吧，但叫的毕竟是瓦西里·彼得罗維奇，而不是什么瓦西里

柯。再說，難道他沒有幫母親去點浮標上的燈籠嗎？

彼得·馬克西莫維奇從皮包里掏出了兩片“運動牌”的巧克力糖：

“這就是給你們帶回來的贈品。但主要的禮物還在後頭。是什麼樣的禮物呢？我馬上就要告訴你們。”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嚇人地瞪着眼睛叫道：

“我們的浮標上要裝電燈了！這就是禮物！要裝蓄電池了！”

他抑制着高興的心情，微微地笑了笑，同時欣賞着他的話所引起的影響。

“啊，彼得呀！”瓦西里柯的母親高興地拍拍手說。“這可真是一件好禮物！可是燈籠放到哪兒去呢？”

“放到博物館里去，當古董陳列。”

父親不禁高聲大笑起來了，使得在近處的小水塘里戲水的那只公鴨也抬起頭來，責備地叫着：“呱，呱，呱！”

瓦西里柯顯然很喜歡“蓄電池”這個名詞，他非常高興地把它重念了一遍。

“還有一件新聞呢，”父親繼續說：“撥給了我們一部明斯克工廠出的自動卸貨卡車。這太好了，加林娜！嘿，除此以外，還添了兩部汽車。工作將要進行得比以前快十倍，在十月革命節以前，我們就可以有水电站啦。”

瓦西里柯看得出，母親也想把自己的新聞告訴父親，她要說的大概是關於在俱樂部里唱歌的事情，但因為父親滿身都是塵土，所以她堅決地命令道：

“嗯，得啦，等會兒再談吧。現在你先去洗一洗。瓦西里柯，你領爸爸去。”

瓦西里柯已經知道應該到哪兒去。當然是到不久就要建起水电站的那個地方去。

父子俩来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地方——卢卡夫河。这的确是一条卢卡夫<sup>①</sup>，不知怎的，它不愿随着德聶伯河一道流向黑海，却是繞着村子另外开辟了一条河床。

卢卡夫是一条又深又寬的河，水流很急，比德聶伯河流得还要快得多。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段急流，那儿的河水咆哮翻騰，濺白沫。就是在炎热的日子里，当德聶伯河的水变得相当热的时候，卢卡夫河也仍然以舒服凉爽的波浪，冲洗着人們的身子。

山沟里流出了一条清彻冰冷的小溪，淙淙有声地注入卢卡夫河。这儿的河岸上，长着一棵高大的黑楊树，上面有許多树洞。黑楊的树頂由于年老而干枯了，但是下面的树枝却长得更茂盛，树枝向四面伸展着，形成了一个密实的帳篷。它那粗糙的灰色树根，有些地方已經露了出来，活象一条条粗大的蛇，在沙子上伸展开来，向水边爬去。

父亲脫下了上衣和衬衫，把毛巾象皮带似地束在腰間，向河水俯下身去。他用肥皂在面孔、耳朵和脖子上擦了好一会儿。满头都是白泡沫，他舒服得一边噴着气，一边叹息着，甚至还哼哼着。后来他一面使勁用毛巾擦着，一面說：

“我們多幸福啊，瓦西里·彼得罗維奇，多幸福啊！”

彼得·馬克西莫維奇穿上衣服以后，就在黑楊树的树蔭底下坐了下来。瓦西里柯也在他身边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正是五月天，四周一片青翠碧綠。今儿是头一个热天。仿佛夏季已經降临德聶伯河。在上面，在黑楊的树叶之間，透出一片片蔚藍的天空，眩目的光澤使得人直想眯縫起眼睛。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热得有气无力，各自躲在各自的藏身之处。有的躲在洞里，有的躲在树叶底下，有的躲在稠密的蘆葦丛

① 俄文Рухав (卢卡夫)一字的意思是江河的支流，这条河是德聶伯河的支流，因以得名。——譯注